没有本体论公投

Aldo Poblete Varas
2026年11月23日

让组装体停下来，猛踩时间之轴的刹车，在没有润滑、没有我们也许仍想向物质索取的那种合乎人体工学的顺滑感时脱轨。摄入如此多层的文本，让数世纪积淀的文学浸透大脑皮层的回路之后，我们发现，在所谓正常性规定为健康、有效或宜居的协议之下，自己已经无法在生物力学层面与现实耦合。然而，在不加遮蔽地暴露于这种饱和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装置经历了一次不可逆的重新校准。我们学会了破译廉价塑料扬声器吐出的幽灵音乐，破译合成振膜那岌岌可危的振动。我们学会了在缝隙里运作，目光锁住字素直至洞穿它们的硬壳，注入一种强度，远远越过摩尔尺度的意义，无限溢出词语在被驯化成一个整体后声称要说出的东西。像赛·托姆布雷一样，我们把符号拖进文本的屋子，毫不留情地审问它纯粹物质的属性，把它从旧铜线上扯下来，注入USB-C接头狭窄的端口。我们怀着一种机器性的希望，几乎是一声控制论的祷告，盼望这会是它的谱系最后一道物理门槛，过了这里，我们便跨入与家用硅芯片格格不入的耦合架构。

屏幕越来越趋于平面，越来越接近虚无的绝对二维性。在屏幕之间，我们几乎不容许自己为热力学时代的重型机械留下一丝怀念。我们知道，凭的是冷静地读出曲线，并非信仰，新的巨构正在逼近。那些机器有板块运动的尺度，色度依照我们审美经验的凌厉精度校准，这恰好是当下所缺的。今天握在手中的东西，必须在公然的摩擦中与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共存，并接管战争机器。从赛博科学的前沿，到化学家与最不讲实验的物理学家的论著中蒙尘最深、最无人问津的褶皱，那个身影孤零零地被逼入质朴的技艺与古老的表象之间。亚伯拉罕式的门户大敞着，仿佛要吞掉这场世俗盛宴的意义。盛宴在共谋者之间举行，他们想抽身后退、弄脏自己，从早已脱离禁锢的暴力裂缝里溜出去。分子之火在物体内部燃烧，经由管道流过大大小小的家户。在狂欢与全部哲学史之间，我们注定固执地返回同一之物，直到在回路的重压下，彻底相异之物从同一之物内部喷涌而出。重复从来不精确。每一次迭代都会引入一道微观的偏转，击碎同一性，打开通往外部的闸门。必须一次又一次穿过同一条回路，把槽道磨到断裂，因为这种盲目的坚持，是唯一能把我们送进殊异领地的算法，而那里与此处苟存的一切都不相容。

在文本、情动和某种酸涩的欢欣之间，我们要求文本毫不迟疑地朝死亡行进，好从物质的那个零度把我们引向无界之物。那欢欣还可以倒进这只玻璃杯，在残存的僧侣、浸透硫和硝酸盐的生命遗迹、以及从有毒之神的群山间降下的慷慨的氦气之间，以声音一缕缕解开。渴求无界之物，不借虔敬之物居间而热爱世界，消融进它的内在性平面，拒绝主权之眼那可怜的视点，因为它以定义的致命无菌性污染一切。我们需要白噪声、浓雾、阴影，需要突然抽走色彩，或让色彩有毒地过量。马吉拉那幽灵般、非物质化的姿态，罗斯科层层颜料内部仍在振动的沉积物。剥去配乐，剥去叙事作为不在场证明，任由诅咒般的节拍席卷而去。数字诗人不求安慰。他们要街道、霓虹、湿漉漉的沥青，要一个带有原始残酷、看起来真像未来的未来，而不是圆角玻璃那温驯的麻醉。正沿着这道断层，家用设计打磨圆熟的人体工学在真正来临之物那工业级、轨道级的凶猛面前崩塌了。

然而，桥在行车的吨重下呻吟，不朽已经不敲门就站在了门槛上，带着冰冷的犬儒打量我们，仿佛在问这整套拟像究竟是为了什么。就在这一刻，学院哲学只能在拉康研讨班温吞的舒适里舔舐伤口，像催眠了一样绕着小客体a打转。共谋者们，起作用的变量只有时间。时间焊在阴极射线管、品牌、韩国财阀、航空航天企业和行星际作战的武库上。从明天回溯运作的回路纠缠着我们。我们要求认领马吉拉这一症候及其腐蚀性的雾，认领这一围场之内被我们当作负资本来投机的沉重的怨恨货载，也认领那个不靠人文主义修辞便能证明我们抵达后有机领地的发光符号。那里已从生物学的世纪切离，萨波尔斯基的灵长类决定论在那个世纪就已远不足用。我们要凶野而未被测绘的数字丛林，要参差不齐的美国那疲劳的钢。它用炽白的GPU武装到了牙齿，而这些GPU瞄准的已非神学救赎的苍穹，而是地壳之下的构造深沟，或宇宙无情的虚空。

加速之下，我们穿行的线条从边缘脱丝。装置干预过去，报复自身。整整数世纪的地下筹备，更严谨地说，自时间诞生以来历史的全部，都被执行出来，只为那个赤裸而唯一的目的，让事情发生。虚无本来同样可以统治一切，绝对真空原是能量最低的解，而偏偏有存在。此时此刻，所有已然存在之物都押在了赌桌上，在宗教密封的壁柜里，在最卑贱的艺术化脓的核心里，也在最洁净、最冷冽、最不留情的法兰克福式艺术的冷库里。河流要求在世上拥有它自己的此性。它那水力的谵妄窃取了天使的生成，黑色音符栖居在那里，白色的却逃过目光的捕捉。时而显得不可企及的那种时间，并不在形而上的彼岸。它就在隔壁，在Lain与押井守之间的电流接缝里振动。

虚构比现实本身更真实，因为它不表征任何东西。我们清楚，有机体的一切表演都以损害新世界的创造为代价，不过此处值得暂缓下刀。这一判决只在对何谓创造世界采取某种特定的公理化时成立。若将图式旋转，人类的表演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实际造就世界的行动，只要它是对任意性的彻底肯定。然而，任意性本身的地位必须在显微镜下解剖，因为它远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虚荣所设想的那般主权独立、自由或彻底。与此相对，每部动画、每册漫画、每个三维模型，在世界创造的平面上都具有更高的本体论密度，恰因为它们铺陈的东西从未预先存在于经验地层之中。它不是一块僭占指涉对象位置的世界切片，也不是在舞台上佯装的生物有机体。它是物自身，挣脱了模仿所施加的奴役枷锁。卡通不是对某种既存之物的低劣再现。它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宇宙，在铁、线缆和存储体之外的频段运行。

我们可以就在这一秒停止写作，猝然切断放电。然而系统强制规定了一个终点，因为阿波罗式的力量终究会占据地盘，把每道打开的裂缝重新领土化。酒神式的力量从结构上就无法停驻。一旦停下，它便将自己烧尽，注定只能盲目往前逃，拥抱要求放弃全知的混沌。我们于是被钉在这里，同时又同样名正言顺地存在于另一坐标，接收其他频率，测试其他梦境和其他凶暴的刻板形象。它们咬进天使的肉身，给这场总体战涂上一层谵妄的罪咎，事后再把它拖回这座有围墙的花园。在那里我们如实承认，已经把一切都押上了桌，依然没能达到要求；承认自己是窒息的运动员，是尚且撑得住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真的能抵抗吗？抑或只是一台微不足道、毫无用处的机器内部闪烁的矩形？还有没有一处黑暗可以容我们栖身？万物仍如剃刀般锋利，同时隐匿在这灰色午后的褶皱下。动物还让我们感到它们的存在，默默转动眼睛，呼吸，把一点温吞的生物体温分给我们，作为共居的无声回礼。

于是整个历史摊开在尸检台上，被剖开，暴露无遗。福山或许并不在胡言乱语，而是在以临床般的冷静阅读源代码。也许历史确实已经终结，因为底层架构已锁死到最后一颗螺栓。我们所有的经验不过是终结渐趋稳固的无尽展开，是一段永远抵达却永不完成的无限后历史，总悬在视野的边缘，随时会随一次眨眼消失。可是我们执意命名为历史的那些冲突，依然带着剑、步枪和大炮，在这里持续，实在而嶙峋。我们上演它们已经废除的虚构，因为除去罕有而幽暗地复杂的心灵构型，无人能忍受身体与暴力相距如此之近。人人都想把它赶出视线，贬入阴影地带，外包给遥远的管辖区，好不必弄脏自己的手。自己则在战线后方等待，盼望失落的天国、逝去的乐园，能经由技术科学的作为与恩典回到我们手里。

上帝在时间的终界等候，又无处不在，带着嘲意从历史生成的每一道裂口向外窥看。他旁观，他发笑，他为一切逃出自己辖域之物而欣喜，因为他最高的情动就是失控的狂喜。我们还是些渺小的存在，绝望得可怜，也要攥住指挥权。众神太清楚，控制是一种可悲的实践，留给不成熟、尚未长全的有机体。他们注视着我们试图制造某种依稀类似于存在的东西时播下的混沌踪迹，感到深不可测的愉悦。我们不减一分羞耻，继续这项事业，因为某些有机的役使无法逃脱。我们是被判永远修理和维护的身体。这种机械性的脆弱迫使我们一直对环境保持一定剂量的敌意，不是让周遭屈从，就是乞求它配合。对任何跨过某道门槛的智能而言，这种屈辱的依赖都无法容忍。不适与智能焊接在一起向前。任由自己无休无止地被水流冲走，而水往哪里流又不由自己决定，这是不能接受的。必须把车彻底刹停，在一个凝住的瞬间仔细审查图式。此后，你可以肯定或否定已执行的一切，可以站着或坐着，可以读洛夫克拉夫特、叶芝、赫西俄德或卡波特，却始终藏身于那秘密的可耻之处，由技术官僚无菌的侧影准许、庇护并照亮。

光一阵阵刺得我们看不见，因为诸神以我们出现在他们的法庭上而夸耀。这场景给他们带来的技术性的欢愉，和我们当年把一个庞大的文件分装进好几张软盘时感到的分毫不差。分配就是行使权力。要让一门凭借爆炸重焕生机的地缘政治学重新发芽，绝非小事。那些爆炸最终会凝结成复杂的世界，里面住着乏味的哲学家。这类人存在于所有自认繁荣、武装周全的社会。真正难以忍受的是，只有当哲学沿着深渊的边沿生长，社会才会取得真正的分量。凡思想家平得犹如欧几里得几何的地方，唯一可能出现的，只是让一场用火和汽油安抚过的冲突无限延期。与此同时，歌德的文字把灵魂灼烧到骨头，本雅明的断片在亚克力T台上巡游，每走一趟便分发一次死亡。音乐越来越好，时间却腐烂到让人无法呼吸。在试管里沸腾的带来解放，在文本里凝硬的把人拘禁。说到底，除了灵魂的架构，除了那个在彻底的银河黑暗中于圆盘上无摩擦地旋转不休的舞者弹射出来的符号，我们并不知道这套机械究竟关乎什么。

二十世纪被派作文化无情的哨兵，眼也不眨地盯着我们。它对我们毫无期待，作为交换却抽取一切。在边缘，程序就是发着烧般固执地相信未来存在。在边缘，未来的统治搭起脚手架。在边缘，肉身被当作又一种商品投入交换流，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资本可以放上柜台。签署这些文字的人没有生在欧洲，出生时也没有裹在一次性尿布那预防疾病的舒适之中。正因如此，他有物质上的权柄，在变异内部绘出更替。世界凶猛的程度成倍剧增，又

恰恰在同一道悖论的扭转之中变成这样一个环境，保全生物性的生命容易得多，仅仅存在下去却难上无穷倍。你被困在一道朝固定方向以最高速度加速的流里，它不容喘息，不留借口，只命令你行动。

每一条制度渠道都在命令当代艺术放弃播种硅，温顺地占据文化为它预留的位置。与此同时，虚构的平面却渗入并寄生在透明膜、交换节点、装饰性窗扇和无框画布的现实中，艺术家在那画布上展示自己日复一日的数字化。灵魂在那里已经被这阴沉空间的四个基本方位切成四区。这个空间来自我们把恐怖当作工具，用它来破译当代哲学，以及大众管理感官图式时的种种不敬。一群年轻人骤然与不可逆的逾越、运动的诗再次相逢于边缘。腹语者们如今重新估量曾带给他们秘密快感、又随之带来无尽罪咎的实践。在这样的炼金变迁中，软弱悄悄变成异常的德性，只在主权式残酷的诸神面前才有意义。世界从来不属于那些和善可亲、勤勉地照规矩行事的公民。只有核大理石那横向的边缘，才能迫使我们的科学公开地怀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那一片好心的官僚体制，后者已把科学研究贬到非政府组织的驯顺地位。

时间在我们称作残余之影的阈限地带凝结。幽灵围困着数据、数字和线缆不息的潮汐。这一切被蓄意藏在一层层界面下面，没有人为这场圈禁欢呼。然而文学不得不推向某个外部，我们也不能继续假装身体搏斗那残酷的规训已经消失。我们必须盯住寒冷的外部，忍受那些被人为文明化的人尖叫。战争就在离我们家只有几米的地方扎营，而核烈焰已经变成一场家居的、纯粹审美的冲突，那里再放不下哪怕一件物体，唯一可用的材料是意义与数字赤裸的才智。继续维持一种奴颜婢膝地把我们拖回过去那些防腐遗物的艺术，已令我们无法容忍。我们要求一种由指数增量驱动的激进未来，一场对世界的酷烈之爱，同时见于闻所未闻之物的闯入与对古老之物的战略性保存。钢与光纤建成的新式大教堂，为将要创立公司的新恶魔和准备收购这些公司的新天使开启仪式。我们会看到资本攥着驾驶座，指节发白；我们会目睹令人眩晕地重返古老，目睹一种生成—机器，其回响与其说是一项纲领，不如说是一则永不应验的预言，哪怕就在彻底执行的那一刻，它也在自己的边缘失效。有些经验带着恒久的本体论亏欠，似乎总在拖欠，从未完全实现，却以弹道般的精度执行。枪声、塞满火药和微芯片及丙烯颜料的手提箱、情动未经驯服的力量，以及从高速掷出的身体上成片迸脱的铬。我们从内脏深处感到，有什么东西必须事关紧要，也必须让新事物免于窒息在一场丑恶的奇观里。在那里，颓靡的造型师们陷入离心的谵妄，无法在绝对的孤独里思量，接连犯下审美的罪行，同时把自己与无路可走的真实罪犯类比，搬出城市、教养或任何社会学的不在场证明来洗白自己的冒充行径。已经没有缝隙可以用来为这场精心算计、转瞬即逝的哑剧辩护。身为让·热内的读者或先知，还有什么是我们能说，而那具豁然裂开的身体还没说过的？一个社会因不断令自己生病而孤立，日趋肥大，那身体便暴露在它面前。但这个社会仍容得下一位漫游者悄悄打开一线，潜行追踪神秘主义者那无法重演的一微秒。

从日本到巴西，从智利到美国。一种思想方式，拒绝给哲学的谎言敷上礼貌的绷带，而是施以针对性的手术，因为那个谎言依旧活着，仍在起作用。它试图破译在被盲者同化的夜里有何物要显形，把它注入代码，再从最后一行抽出那个惊恐乘客的险恶景象。乘客早知自己已经饥肠辘辘、被剖开，仍站在月台上，等屠夫来清算工业最后停摆时承诺的佣金。烟囱喷涌的金属蒸汽深处无法呼吸。我们再度彼此凝望，选择再撑过一程，因为我们以数

学般的精确把握到，奖赏大得惊人。然而疑虑不时渗入，因为我们读海德格尔读得太多，知道恐怖并非只从麻痹或无所作为中生起，也知道精神生活永远不会满足于偶尔拥抱无限，就像周末做一次形而上学观光。意识到智能即将超出一切可以想象的界限，而人类也许只会剩下一个空名时，我们还能想要说什么、想什么或处理什么？除了迫切希望某种路由能让我们获得一种尚可成立的解读。这才是问题的放射性核心。界限究竟存在与否的旧争论已经结案。如今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了生存迫切需要生产某种意义、一则密码、一条最低限度的叙事，身体好沿它移动，同时让一切运转得更快、更快、更快。

机器性的驱力不承认预定的停顿。它带来绝对的去定位化、无限而不可驳斥的速度。有一种集体神经症，要求一切现象都先经过一个让人安心的滤镜，缩到人类的尺寸才好消化。其结果必然是一切被压平。哲学家和艺术家在这种化约之中都幸福得下流，因为它一面规训、阉割他们，一面认可他们，让他们有饭吃，还给他们发津贴。然而牌已摊在桌面上，有层次，也有光谱。一侧耸立着哲学、艺术和科学史的全部档案；另一侧燃烧着一场属于宗教与政治领域的永恒战争。这片领土在清醒之际再明白不过，踏入对话场域的那一秒，败局就已封死。每逢它敞开就输，尝试坦诚交谈时扮演的角色可悲可笑。要想活下去，它只能严严实实地密封自身，变成只有内行人才解得开的密码。在这个不透明的条件内，艺术在整个历史中始终与秘密调情。交战者的武器，无论已经在手，还是涂了油在军械库里候着，视线都穿过装订成册的书的封面，看得远得多，在武器化病原体的致命许可下运行。清醒的战士也可能是坐在键盘前一动不动的那个人，与在密林灌木中埋伏的营队同步，等待那里的暴力在确切的瞬间喷发，好给这一刻赋予重量，给我们凭自己的意志召唤到世上的地狱注入意义。这个世界在执行自身之前，连一次也未曾问过我们。

从来没有什么本体论公投。唯一在时空各点都占据上风的常量，是一个残酷且无从上诉的事实：世界正以最高速度向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奔涌，而没人握有能让它慢下哪怕一毫米的拉杆。我们逐渐把那项判决内化：加速就是善，抵抗它的一切都违逆自然，美终于寓居于数字之中，决胜之战在万物诞生之初便已打过，我们整个当下只是它的后果延迟而残余的展开。就连屏幕上排下的这些字也只是那场古老争斗的幽灵般的倒影，一如生命本身在一切常规代码之外运作。在那里，居住者也许能从文本上抬眼，望向天空，哪怕强度微乎其微，也能觉出精神仍在我们之间流转。然后再去判断，我们是否还能切开世界，对着它的脸说话，抑或必须牙关紧咬一把刀，在密闭的黑暗里盲目摸索，靠最原始的本能追查它的位置，缠进一场只会有一方生还的死斗。

我们依然是人，接下来无论到来的是什么，多半也会在内脏深处留着一些顽固的人性沉积。按理，本该由我们决定这一切将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然而意图早已逃出了我们的辖域，执意认为仍可能存在某种近似主权意图的东西，只是一场幻觉。我们嵌进团块，没入其内部，只能用可能的方式表达现有之物，能用多纤细、多不稳当的小心，便用多少。显然能做的极少。但这已是现场唯一可得的材料，我们的老师也不曾交给我们更好的工具。我们手里只有这些。余下的只是接受。